

李白诗中时间意象的审美意蕴

范 例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摘要】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浪漫主义的诗风豪放飘逸。但是,我们却忽视了诗人“伤感”的一面,春花、秋月、流水、美酒、白发都成了李白书写心中伤逝情怀的意象。而这些意象无不或显或隐地透露出其思想中的时间意识。

【关键词】李白;诗歌;时间意象;审美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050-04

总是被冠以浪漫豪放之名的李白有着强烈的时间意识、年命之悲。在看似豪迈的诗歌中,我们总能发现其歌咏人生有限的沉沉复调。本文试从李白诗歌中的水、月、酒、桃李及白发的时间意象来探讨李白的的时间意识。

一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水意象

“水”是我国诗歌艺术形象中一个历史悠久的意象,这种意象来源于水的某些特有的属性。水具有流动性、悠悠不尽性和一去不返性,而这些物理属性均恰与时间相似。从文化的角度看,水已附着了天人合一的理想,成为一种人的内在情趣的外化物。早在《诗经》中就有大量运用水意象的诗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1]P248}六朝诗人谢朓也曾写过“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2]P228}可见,“水”作为一个意象早已被我国古代文人普遍接受并运用到自己的生花妙笔之下使其大放光彩,各自显出不同的意蕴和韵味了,而其特有的时间内涵也逐渐被发掘。

李白诗歌中就有不少此类的流水意象。“朝为断肠花,暮还东流水。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新人非旧人,年年桥上游。”^{[3]P126}“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3]P113}“四十馀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3]P527}“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3]P480}“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3]P161}“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3]P899}人面对一去不回的流水,也正体现了这样一种伤逝情结:感叹时光飞逝与生命存在的意义,我们已能够感受到诗人的多重人生思考和复杂心态。一方面由水虽东去却永在与生命之短暂、物是与非的对比而产生的伤怀,唱出了生命对于时光的无奈;另一方面又以一种超然的眼光审视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繁华盛景和转瞬即逝的功名富贵。无奈中又

包含着对个体生命的执著,超然背后又隐藏着理想破灭、人生价值失落后的自我宽解。这种通过流水意象而生发出的深沉思考在《将进酒》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3]P255}即有对天地永恒的礼赞,又有对人生如梦、生命苦短的悲叹,以一种磅礴的气势和力量伴随时行乐的醉饮狂歌亘贯全篇。世间一切的功利欲求在他的面前均黯然失色;个体人格与社会秩序的冲突,有限生命与永恒造化的矛盾,在一种极具超越感的审美境界中荡然无存。《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全诗所抒发的悲愤与愁绪,完全倾注于源源不绝的流水中。盛世与华年、亲情与友爱,以至历代风流、千秋雅调皆同逝水,甚至“乱我心”、“多烦忧”的“今日之日”也如水之东逝,不可截留。故而欲弃不称意之今世,散发扁舟,浪迹江湖!水中所赋予的斩不断、消不去的悲愁,显然是李白独特而深切的现实人生境遇的体现。水不只是一种客观描绘的物象,而是已注入了诗人对社会现状的体察和自我生存状况的感受的意象,呈现着个体对社会的抗争和冲撞。

李白那些豪雄奔逸、惊心动魄的流水意象无疑最能代表他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境界。像《梦游天姥吟留别》、《望庐山瀑布》、《横江词》等,无论是凭想象落笔的虚构,还是面对实景极度夸张的描绘,均即是对自然伟力的深刻体验和礼赞,又是诗人自我人格力量的充分宣泄和呐喊;那纵浪震宇、奔逸八方的气势,即是流水的壮观画面,又是诗人进取精神和自由意念的酣畅表现。这里人格宇宙化了,宇宙人格化了,进入了“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美之境。

二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月意象

日升月落、日落月升的天体运动形成了周而复

收稿日期:2010-05-11

作者简介:范 例(1983-),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

始的每一天。在我国古代传统的农耕文化里,日升代表该起床劳作的的时间,而月升则是晚上该休息的时间。这是初民时期就已经划分清楚的最具分割性的时间表。月亮与华夏文明关系密切,是宇宙永恒的象征,其作为时间意象的代表历史悠久。初民用月亮意象传达了他们的时间观和生命观,回答了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生与死的重大问题,是一种包含着人生体验、凝聚了初民的智慧、情感与意志的原始意象。

古往今来咏颂月亮的诗歌数不胜数,早在《诗经》中便出现了“月亮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1]P359}的月意象;此后曹操也有“明明如月,何时可掇”^{[4]P5}的思贤哀叹;而大诗人李白与月之因缘更深,在李白现存的近千首诗作中,据统计涉及月亮的有382首之多,由此可见,李白对月亮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后世甚至有李白因“水中捉月”而亡的传说,可见李白与月关系之密切。月意象在李白诗中具有丰富的意蕴和内涵,无处不凝聚着诗人的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而其特有的时间内涵更是别具一格。李白咏月诗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把酒问月》这首天问式的“问月”诗了,期间渗透着诗人的宇宙意识,李白把人的直觉体验和理性思索用质问的方式提出来,带着几分醉意来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3]P1178}表明了要追问这远古以来的宇宙之谜,寻一个答案。月亮是永恒的象征,对于诗人的敏感的心灵,每每引发出对永恒与短暂、宇宙与人生的思索,对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喟叹和人事历历、岁月悠悠的感慨。此诗集中凸现了这种种思索。诗中提出了对人生的思考:“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3]P1178}古月、今月,其实就是古人、今人共看的一轮明月,明月既照古人又照今人,使我们不自觉地想到张若虚的“江月年年只相似”^{[5]P266}和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5]P247}。但豪放的李白这次并没有像张若虚“人生代代无穷已”^{[5]P226}那样乐观,而是和刘希夷的“岁岁年年人不同”^{[5]P247}产生了惺惺相惜的共鸣——“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以此来表现人事的代谢:共睹一轮明月的一代又一代人象流水一样逝去,哪能象明月那样恒久?月亮引发了诗人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千古悬疑系之于月:古今圣贤辈出,却只如逝水一样,唯有明月永不间歇地重复着阴晴圆缺,生息不已。明月长在,而人生短暂,怎不引起诗人无尽的思索。诗人在浩叹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意识,他们对宇宙的存在和时光之流难以把持有着特别的敏感。宇宙中的月亮是永恒的,而

人生和历史的历程却不会恒守常态,因此,“象征永恒的月亮便常常作为生命有限的对照物出现在诗人的创作构思中。他们的深沉喟叹总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于人生时空局限性的审美悲情”^[6]“月亮作为一种象征形式,它唤起了人们苍茫浩渺的宇宙意识和历史意识,唤起了具有广大空间的人生喟叹,触动悠远荒古的原始文化意象,因此月亮意象的出现总伴随着阔大苍凉的宇宙空间、浩渺悲壮的天问意识和雄浑高古的审美境界。”^{[7]P54}在时间永恒和人生短暂的体悟中,李白旷达地抒发了他的人生态度:“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与永恒的时间相比,人生是短促的,美妙的时光也不会长有。既然人们不能改变这个自然规律,就应珍惜当前的美好时光。醉中的李白依然是那么清醒,诗的结句袒露了他宽广的胸怀,也流露出他对人生的积极态度。

月亮的永恒不变也使诗人悟到了人世的短暂和时世的变迁,发出了“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13]P1311}的感叹。“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12]P1291}是诗人以月之不变来比照人事变迁而传达出的世变时移、荣华富贵不长在的思想。“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3]P1178},看似在为玉兔和嫦娥的孤寂无聊代言,实则是暗喻人在浩大宇宙中的孤独,一语道出了人生的短暂、坎坷和寂寞。只有像“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3]P1178}那样豁达,人生才会逍遥快乐。《月下独酌》的“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3]P1231}则是诗人月下悟道,突出了超越现实、向往永恒的渴望,使孤独与充实、无情与有情、短暂与永恒,都化入一片银色的月光之中。

三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酒意象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酒的国度,诗中有酒,酒中有诗,诗与酒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悠久的历史不解之缘。郭沫若先生在《李白和杜甫》中曾说:李白诗现存1005首,涉及酒的有170首,约占总数的18%。^[8]“酒”承载着诗人浮沉不定的生命历程和价值取向。诗人以“酒”为媒介,吐露心迹,寻求解脱,抒忧生忧时之情,发高蹈闲适之致。借酒抒发对人生、对现实的无奈。诗人面对岁月流逝、青春老去的无奈,虽无力挽救,却也抱着豁达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胸怀,借着酒升华到了极致。

诗歌中的酒意象与诗人的生命观高度相关,众所周知,李白思想中有明显的道教意识,而道士炼丹服药,期望羽化成仙,其目的不外是为了摆脱俗

世的羁绊、时间的束缚。酒在道教文化中具有重要的道具作用,是成仙长生过程中最重要的媒介之一。

李白一生仕途坎坷,所以他常常借酒消愁,诗借酒兴,酒助诗势。用诗倾吐心中忧愤,以酒浇释心中块垒。李白饮酒非是为了享乐,借酒消愁才是目的。李白面似豁达豪放,实则胸中充满了绵绵愁绪:“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3]P500}、“愁来饮酒两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3]P745}、“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3]P844}。诗人心中所隐藏的生命困顿情绪就这样多次出现在其诗行中。如此困惑而不得答案,所以他饮酒非但不能解忧,反而“举杯消愁愁更愁”^{[3]P1077}。诗人感叹的不只是对生命短暂的焦灼,还有对命运无法控制的痛苦与无奈。因此,李白饮酒唯愿“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3]P1269}。李白将自己的生命悲苦寄予酒中,以期获得摆脱世俗的超然境界。酒意象寄寓着创作主体不同的生命境遇和生命体悟。李白作为盛唐整体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者,以饮酒这种豪放洒脱的方式来宣泄生命激情,张扬生命力量,展现生命魅力。

酒的色泽和芳香,酒所蕴藏的激越和豪迈,酒与诗结合所开拓的风格和意境,共同构成了中国诗酒文化的无穷魅力。酒意象也让我们触摸到了诗人复杂矛盾的心路历程,感受到了那个盛唐时代的气息。

四 青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桃李意象

中国古典诗词是最讲究“意蕴”的,古人以直觉思维捕捉客观物象,再使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入其中,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意象。所以,每种单一的意象都会对应多个不同的意蕴,从而显示出诗歌意象的多义性和丰厚性,这也是诗歌具有悠悠不尽之余味的主要原因。

“桃李”一词在李白诗中共出现39次。“桃李”娇艳多姿,讨人喜爱,却易早凋零,睹之伤人,所以常引起诗人对春天早逝的惋惜、哀伤,对个人身世境遇的感伤,对人生苦短、世事变迁和生命无常的浩叹等。因此,其时间意象尤为明显。

桃李之花娇媚妖艳,常与年轻貌美的女子联系在一起。如:“自怜十五余,颜色桃李红。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3]P326};“桃李出深井,花艳惊上春”^{[3]P300};“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双入镜中开”^{[3]P1009}。

桃李花开又预示着春天的到来,而它们的花朵却不能留存太久的时间,随着日暮春逝则花朵零

落,所以桃李花又常被喻为韶光流逝、青春难留。“桃李何处开,此花非我春”^{[3]P100}、“青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3]P251}、“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3]P255}等等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情感。与初春之桃夭李艳、明丽喜人的情形相比,暮春时节的花瓣随风、乱红满径更能挑拨诗人那易感的神经。因此多用以表现哀怨、伤感的情绪。由此看来,作为春天之征的桃李之花,已超越了其作为花的本义,被诗人注入了浓浓的主观情愫。诗人看到春花秋月,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于是逆着时间之流而上,思绪回到过去,沉醉在往事的回忆之中。闺阁女子目睹春花凋零,便悲叹韶华已逝,芳龄不再;多情诗人看到春华秋衰,便感伤自己的境遇。这种睹花伤春、见花怀人之悲,和由之引起的时光易逝、悲欢离合之叹,都含有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关怀。

对于唐宋诗词中频频出现的落花意象,日本学者青山宏先生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什么会产生伤春、惜春之情,这是因为春天原来是一个快乐和美丽的季节,人们希望它能长久的延续下去,但春天的消逝是那样的无情,而且最明显的表示春天消逝的就是落花。”^{[9]P337}

五 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白发意象

人到年老生出白发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乐生恶死乃人之常情,白发的出现难免会给人一种生命衰落的恐慌感。屈原《九思》中就有“含忧强老兮愁无乐,须发蔓頰兮飘鬓白”^{[10]P320}的忧叹,表现出很强的忧生意识。白发能让人忧愁,忧愁过甚也会催生白发:“两鬓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3]P535}生命的流逝不可抗拒,白发不可避免。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白发让敏感的诗人在忧生的同时,也会产生深重的忧道意识。如何在有限的生命时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每个人都会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白发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它象征着生命的衰萎、青春的不再,而当个人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时,就又表现出强烈的不遇之悲和感时之叹。

“白发三千丈,缘愁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3]P541}“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3]P225}面对镜中的自己,时间意识穿透每一根白发,此时,诗人想到的是生命的短暂与可贵,诗人的灵魂已由功业未成的哀怨而升华到对生命存在的追念。

“两鬓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3]P535}白发成了一种凄美意象,化抽象的时间为具体的形式,挑拨着诗人敏感的神经。悲泣的

猿声,又唱起生命衰落的哀歌。一声声猿啼,一根根白发,都勾起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使诗人感到生命的脆弱与可贵,从而进入对往昔美好时光的追怀之中。

结语

综上所述,在李白的诗歌世界里,时间的意象总是或隐或显地存在着的。流水、明月、白发、桃李或者美酒,都幻化为了时间的替代符号,触发了诗

人无穷的想象,也感动着代代读者。也由此可见,即便是浪漫豪放的诗人,也总是拥有一身敏感多思的神经,在李白飘逸不羁的狂歌背后,我们也要看到他月下忧思的身影,感受他独酌度日的黯然神伤,而这样复杂矛盾的性格,也才是真正的、全面的诗人的性格,而李白对于时间意象的把握,则也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值得我们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 [3]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4]曹操.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6]张映光.论古典文学中“月亮”意象的审美内涵[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6,1.
- [7]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8]郭沫若.李白与杜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
- [9][日]青山宏.唐宋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10]王逸.楚辞补注[M].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The Aesthetic of Time Image in Li Bai's poets

FAN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723001)

Abstract: Li Bai is one of the greatest poets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ho has bold and elegant romantic poetry. However, we have neglected the “sad” side of the poet, spring flower, autumn moon, water, wine, and white hair are written by Li Bai and become the image of the feelings mourning the death. These images are all explicit or implicit, revealing the sense of his time sense.

Key words: Li Bai; Poetry; Time Image; Aesthetic

(责任编辑:张俊之)